

## 林兆恩历史观所折射出的“三教合一”思想研究

刘朴淳（中央民族大学）\*

王羿博（中央民族大学）\*\*

### 目 录

I. 引言

II. 林兆恩的历史观构建——以“道一教三”为进路

III. 林兆恩历史观中折射出的“三教合一”思想

IV. 历史叙述和评论在“三教合一”思想形成中起到的作用

V. 结语

**摘要：**三一教作为一个由士人团体发展而来的民间教派，不同于其他以佛、道为主要教义基础的罗教、真空教等，具有鲜明的“儒教本位”特点。其教主林兆恩的理论中，最令人瞩目的部分就是以儒教统摄儒、释、道三教，并且将三教按次序划分，统摄到一种“立本-入门-极则”的秩序当中去。林兆恩曾经借其对于历史的评述来对“三教合一”进行阐发，他在论述中所体现的历史观折射出了他独特的“三教归儒”理论，并且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儒教传统的崇古特点，为其教派发展奠定了坚定的理论基础。

**关键词：**三一教；林兆恩；三教合一；历史观

**基金项目：**国家级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民间宗教与基层社会治理的交互作用研究——基于福建省仙游县三一教的调研”（项目编码为 202210052139）；中国政法大学华岩学术基金华研项目“《林子三教正宗统论》三教观思想研究”。

\* 刘朴淳（2002-），福建仙游人，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强基计划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民间宗教，E-mail: kakiiii@qq.com。

\*\* 王羿博（2002-），陕西西安人，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宗教学本科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道教，E-mail: 1085768278@qq.com。

## I. 引言

“三一教”，又名“夏教”，是由福建莆田人林兆恩所创的一个民间教派，肇始于明代中后期，盛行于明末清初，至今仍流行于福建、台湾地区及东南亚诸国。对于三一教的研究，海内外学界已经有很多。在对三一教教理教义及教主林兆恩生平思想等整体性的研究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有韩秉芳、马西沙（1986）的《林兆恩三教合一思想与三一教》、林国平（1986）的《略论林兆恩的三教合一思想和三一教》、马西沙（1996）的《林兆恩的三教合一思想》、何善蒙（2006）的《林兆恩“三教合一”的宗教思想浅析》等论文，集中叙述了林兆恩的思想内容和内涵；在历史溯源以及教派发展方面，有刘晓东（2002）的《“三教合一”思潮与“三一教”——晚明士人学术社团宗教化转向的社会考察》、唐大潮（1996）的《论明清之际“三教合一”思想的潮流》、严耀中（2002）的《论“三教”到“三教合一”》等论文进行过考证研究，多以“三教合一”的社会背景以及其受“阳明心学”思想影响的一方面，来讨论三一教的形态生成和教派发展；此外，在社会关系方面，有林国平（2011）的《当代民间宗教的复兴与转型——以福建三一教为例》、何善蒙、王廷婷（2007）的《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三一教信仰状况田野调研》等，对三一教之社会作用和其交互关系进行了专题研究和讨论。<sup>1</sup>

图1 三一教主林兆恩像



笔者 2023 年 8 月 7 日摄于福建省仙游县长俸书院。

<sup>1</sup> 关于近年来对三一教及林兆恩研究的述评，可参见唐哲嘉（2021）及刘朴淳 & 李馨（2022），本文不再赘述。

如果以民间教派的视角来看三一教，它具有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承载其教义教理的文本形式——宝卷。宝卷是由韵文、散文相间而组成的、可讲可唱并是贴近人民生活的一种俗文学形式，目前对宝卷的研究主要在俗文学界比较流行（马西沙，2003）。然而，由于三一教是由士人团体发展而来的，因此与其他诸如罗教、无为教、黄天道等民间教派所不同的是，三一教并没有属于自身的通行“宝卷”，或者如罗梦鸿“五部六册”一般唱讲形式的文本，而代之以一部字数浩瀚、囊括万千，以“三教合一”为旨归的教内经典——《林子三教正宗统论》。

《林子三教正宗统论》是由林兆恩的弟子们集体辑录其在世时的言行、问辩等资料所构成的语录体著作，其行文风格更加接近于宋明时期所通行的杂文体。在更大程度上，与《论语》具有相似性。与其不同的是，其中不但包含林兆恩在世的言语，还包括其本人所写的各种议论性文章，如《本体教》等。另外还收录了林兆恩在世时所写作的诗文，主要集中在第三部分“利函”当中。林兆恩的思想主要在《林子三教正宗统论》当中阐发。

林兆恩最为人所称道的观点就在于其关于“三教合一”的论述。该思想的核心是将儒、释、道三教归于一个根本，即“道”。在他的理论中，“道”是作为儒、释、道三家共同强调的一种先天本体。“道”同时也有着通向究竟境界的方法之义。林兆恩认为儒、释、道都能追寻到一个三皇五帝时代乃至之前的“本根”上去，这个“本根”即通往究竟境界的方法论——“道”，也就是“道一教三”。林兆恩“道一教三”思想的基本进路是三教合一，将三教都归属、统一到先天之道的精神中去。在这种形式中，儒占了主导地位，林兆恩在三教合一的过程中往往以儒为先，重视儒教对释、老二教的统摄作用，因此其基本思路也可以看作“三教归儒”，“释归于儒也，道归于儒也，儒亦归于儒也。……然其君臣父子之际，序列既详，则固可以群二氏者流，共之而使由之矣。”（林兆恩，2016:50）

既有的研究中，学者们对林兆恩之“三教合一”思想进行论述多从“元函”的部分直接进行思想分析，并根据其思想来源进行论证剖析，但常常忽视了林兆恩对历史观的构建和他在此历史观构建下对于“三教合一”思想的阐发。本文将从历史观的角度，通过分析林兆恩对从盘古氏、三皇五帝时期到宋元时期这一整个中国历史的评判与诠释，来点出其中折射出的“三教合一”观念。

## II. 林兆恩的历史观构建——以“道一教三”为进路

林兆恩的历史观及对历史的概说和评判多见于《林子三教正宗统论·亨函》（下文简称《亨函》）。以《亨函》中的十万余字的《三教汇编》为代表，林兆恩通过对从盘古氏起至元顺帝数千年间的重要历史人物、事件的叙述及评判中，证实、强化其“归儒宗孔”、“非非三教”、“三教一致”等三教合一思想。

## 2.1 盘古氏至周景王

该部分系林兆恩对中国上古时期至周景帝时期的历史概述。由于所涉及的年代较为久远，林兆恩在列举诸如盘古、天皇、帝皇、人皇、有巢、燧人等上古时期统治者时，均以简单概述其历史功绩为主，如有巢氏“构木为巢，教民居之，以避禽兽之害”（林兆恩，2016:383）、伏羲氏“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执政”（林兆恩，2016:384）等，同时也特地以时间顺序简述了三教之创始人释迦、老子、孔子的生平。需要注意的是，林兆恩在该部分虽以史实的陈述为主，但仍对上古时期及夏商周三代涉及儒、释、道三教形成的历史人物及历史史实作了评价，如在对黄帝“制作之盛”加以称赞后，林兆恩转而反问后世的黄老之道“无所作为可乎？”，并以黄帝四妃二十五子，老子封于段干、考之史氏为例，抨击了后世黄老之学欲“断伦属”、“白日登升”。

## 2.2 周敬王至秦二世

此章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周敬王至周亡，第二部分简短地概述了秦朝。第一部分以时间顺序主要列举了孔子生平及儒家发展过程中的多件大事，兼涉道家老子、庄周等生平中的几件大事，所概述的也多以孔子的直系弟子（颜回、曾参、闵损、颛孙师等）及儒家发展中所涉及的重要人物（左丘明、孔伋等）为主。其中所列举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孔子访乐苌弘、孔子问礼老子、老子过西关而作《道德经》。林兆恩在这部分的叙述中表达了鲜明的崇尚原“三教”，反对后世“道、释、儒流”的立场：对“儒流”，林兆恩评价“世之儒者，徒知周旋进退之文，而不知天然自有之礼”（林兆恩，2016:405）、“后世儒者不识其原，而徒索之流，剽窃支离，自相同异，其去孔子之道亦云远矣”（林兆恩，2016:429）；对“道流”，林兆恩评价“道家者流，乃欲以假合之躯，长存不死，亦甚惑矣”（林兆恩，2016:406）。同时，林兆恩也在多处论述了“三教一致”的观点，如林兆恩对孔子以曾参“能通乎道，故以一贯授之”就评论“孔子一贯之旨，与释老之得一归一不殊也”（林兆恩，2016:415）。

## 2.3 汉高祖至吴末帝

此章描述了两汉及三国约 400 年间的历史。从此章起，林兆恩的论述与前几章比有较明显的变化。就论述模式上，林兆恩一般会首先罗列出史实，而后用原儒/原释/原道<sup>2</sup>的观点评价统治者或历史事件和人物，如将张良飘然远去，功成而身退与萧何、英布、彭越、韩信等其他汉朝开

<sup>2</sup> 林兆恩对原儒的划分为孔子-曾参-孔伋-孟轲，孟轲死而孔子之道不传。原释为：释迦牟尼-一祖摩诃迦叶-二祖阿难-三祖商那和修-四祖优波鞠多-五祖提多迦-六祖弥遮迦-七祖婆须蜜多-八祖佛驮难提-九祖伏驮蜜多-十祖肋-十一祖富那夜奢-十二祖马鸣-十三祖迦毗摩罗-十四祖龙树-十五祖迦那提婆-十六祖罗睺罗多-十七祖僧伽难提-十八祖伽耶舍多-十九祖鸠摩罗多-二十祖闍耶多-二十一祖婆修盘头-二十二祖摩拏罗-二十三祖鹤勒那-二十四祖师子-二十五祖婆舍斯多-二十六祖不如蜜多-二十七祖般若多罗-达磨西方二十八祖，入中国为初祖-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惠能，惠能死而释迦之道不传。原道仅有老子。

国元勋之下场不好相比，以老子“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林兆恩，2016:433）予以评价；批评汉高祖过鲁祀孔子时，林兆恩认为他虽祀孔子，但事实上不事诗书，并且宠幸戚夫人，屡次欲易太子，戮没殆尽开国功臣，这并不符合孔子之“君臣父子夫妇”之道；评价汉宣帝不用儒生而亲自裁断时，他认为原因在于汉儒沉溺于“记诵词章”（林兆恩，2016:442）。林兆恩在此章中也多次流露出其思想中“道一教三”的倾向，他在批评汉武帝欲渡海以求蓬莱一事时就提到，儒家所说的圣人、释家所说的佛、道家所说的仙人，实际上都指“心之神”，他认为“心静则神清”，方寸之内便有仙人，但汉武帝却无法做到东方朔所说的“静处以须之”，这里事实上也在表达着儒释道三家禀于一元，同属“道”的表现。

## 2.4 晋世祖至隋恭帝

该部分自晋世祖起，至隋恭帝结束，分晋、宋、齐、梁、陈、隋六个小篇章概说了约350年的历史。在此阶段，不难看出佛教传入对儒道的冲击。林兆恩在此部分所呈现的多为“非非三教”的思想，并且着重“非佛”，例如，道安法师为尊释迦而以释命氏，林兆恩就做出了强烈的回应“岂必去姓而后可以奉佛哉？盖忘其本之所自出也。”（林兆恩，2016:465）对南朝刘宋皇帝刘义隆自称“持斋不杀”，林兆恩则反驳道“释氏之教，心斋为上。若惠能匹夫也，亦吃肉边菜。故苦节非以奉佛，而茹葷不为破戒。”（林兆恩，2016:470）批评南齐萧子良笃信因果才信奉佛教“志则陋”。但林兆恩不完全对释家持批判态度，评价刘宋时期的官员周顒以“罪福因缘之事”劝谏皇帝并“休沐山居不废政事”时，他便认为“稍得释氏之大意”（林兆恩，2016:472），对其持一种较为赞赏的态度。总体而言，在林兆恩看来，佛教传入中国后偏离了其本真，而在这一时期的发展中逐渐沦为“不知佛法”、“鼓世惑俗”的释门之流，并且相比于对“道流”、“儒流”的批评，林兆恩在文本中对“释流”的批评更加严厉，在叙述的过程中所包含的情感色彩也更加强烈。

## 2.5 唐高祖至后周恭帝

第五章及第六章主要论述了唐朝建立至五代十国结束三百多年的历史。此两章以对唐朝的历史评价为主，同时由于唐朝统治者多尊崇佛教，林兆恩在此两章中也多批评释流弊病，故将此两章内容合并概述。林兆恩在评价狄仁杰上疏谏武则天造佛像一事时便指出，当今的释流“但知庄严梵宇，而不知庄严净土；但知庄严佛像，而不知庄严法身”（林兆恩，2016:496）；评价唐代宗令僧诵经退寇时指出“不能造福以安民，顾乃颂经以去寇，岂不惑哉？故何充符融之败灭，齐襄梁武之灾殃，实非奉佛之祸也；禄山被刺而流血，吐蕃不战而退兵，亦非奉佛之福也。要之祸福在我，不由于佛。佛之妙义，实生于心。外心求佛，则报应之说斯兴矣。”（林兆恩，2016:508）同时，林兆恩也在这两章里对虚无缥缈的方士之术提出批评，唐太宗颇信长生之术，

林兆恩便对此嗤之以鼻“若云身能不死，容亦不坏者，乃方士之诞也”（林兆恩，2016:491）；唐宪宗、唐穆宗、唐宣宗好服丹药，林兆恩也持否定的态度“不惩其覆辙可见之迹，而信其诞妄无稽之言，则愚之甚也！”（林兆恩，2016:516）

## 2.6 宋太祖至宋神宗

第七章自北宋建国起至宋神宗结束，描述了约一百年的历史。自宋代起，儒学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而宋代理学家的许多理论事实上直接为林兆恩提供了思想源泉，这也能从此章林兆恩对所评述人物之选择中得以窥见。单从林兆恩着重陈述与评论的历史人物来看，便以北宋时期著名的理学家邵雍、周敦颐、二程兄弟、张载等人为主。他在具体评价时也对这些学者持较高的评价，例如对周敦颐“宋儒惟周子识‘诚’字”（林兆恩，2016:534）；对程颢“明道之学，盖得其大矣”（林兆恩，2016:539），等等。

## 2.7 宋哲宗至宋光宗

此章自北宋哲宗起南宋光宗结束，跨越约一百年的历史。林兆恩主张三教归儒，而归儒事实上是为了宗孔，宗孔的最终目的是以心为宗，因此林兆恩在论述中也越来越多地流露出“以心为宗”的心学倾向。对宋哲宗“诏毋以老庄列子命题试士”（林兆恩，2016:543），林兆恩表示肯定，他认为若以庄列寓言取士，则“竹林之徒辈出”，对培养心性并没有益处。同时也将“三教一致”统一至“心本体”上，“余尝谓心性一也，性之既萌即为心，心之未萌即为性。若释氏所谓常住真心，孟子所谓不失赤子之心，此言心即性也；释氏之所谓明心了性，孟子之所谓尽心知性，又分心性而言也”（林兆恩，2016:546）；在评价薛道光先为僧后为道时，林兆恩以此点明“道释一也”，并且只要做到心静，则可以“身在家而心犹出家也”（林兆恩，2016:551），达到林兆恩所推崇的世间法与出世间法兼备的状态。

## 2.8 宋宁宗至元顺帝

此章为《三教汇编要略》的最后一章，自南宋宁宗其至元顺帝结束，论述了将近两百年的历史。此章内容较为简单，所涉主要叙述儒、道二家人物为主，如儒家的朱熹、陆九渊等；道教全真派王重阳、王处一、丘处机，南宗白玉蟾等人，也对如文天祥这样历史上声誉高的人物给予较多的笔墨与良好的评价。

# III. 林兆恩历史观中折射出的“三教合一”思想

## 3.1 对唐虞三代之治的赞颂体现出“道一教三”观念

林兆恩认为三教合一的基本形式是三教归儒，儒并非指三教中的“儒者之流”，而是指作为“心身性命之学”的心学性儒学。“岂不以世之儒者，虽学仲尼，而不知有心身性命之学邪？然其君臣父子之际，序列既详，则固可以群二氏者流，共之而使由之矣。”（林兆恩，2016:50）

同时，在林兆恩看来，“道”是宇宙万事万物的根本，更进一步来说，“道”则是“心”，“心”即“道”。这是由于林兆恩继承并发展了王阳明的心本体理论，将心本体从人自身和世界运行的道德规则，进一步上升为宇宙的本源和宇宙万物的运行规则。那么具体到孔子、释迦、老子之所以倡儒、倡释、倡道而成圣、成禅、成玄，都是根源于“道”，此“道”即心法，“儒者之学，世所称曰圣学，若不有心法以入门焉，岂曰能圣？道家之学，世所称曰玄学，若不有心法以入门焉，岂曰能玄？释氏之学，世所称曰禅学，若不有心法以入门焉，岂曰能禅？”（林兆恩，2016:34）林兆恩认为三教事实上禀于一元，归于“道”，而之所以出现三教的分别，则是由于“设科教人”的目的，道一分为三，就如同树的根与枝叶之间的关系一样，他认为“道”就像树根，分为三大枝，即儒、释、道三教。他在《三教合一主旨》中提到“故孔子之教，惟在于人伦日用，所谓‘世间法’者是也；黄帝老子之教，惟在于主极开天，所谓‘出世间法’者是也；而况释迦之出世，则又在于虚空本体，无为无作，殆非斯人所得而拟议而测量之者。”（林兆恩，2016:27）

因此，林兆恩在叙述、评价历史时，对三教尚未产生及初创的唐虞三代给予很高的评价，以此来加强其“道一教三”的观点。在他看来，“三代以上，教出于一，故道术明，而天下所由以治；三代以下，教裂为三，故道术晦，而天下所由以乱。”（林兆恩，2016:432）林兆恩之所以推崇唐虞三代，正是由于唐虞三代遵循“道”而“治”，才为儒、释、道三家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同时也达到了后世无法超越的“人惟以道自重，而人君亦以道为尊”的境界。

### 3.2 对三教具体内容评判体现的“三教一致”观念

“道一教三”的观点更多体现在本体上，强调的是三教的本质是同一的，同源于一“道”或“心”。但在内容上，林兆恩认为虽然三教的理论存在差异，但是既然三教都本于一元，那么必然在基本内容、修行方式等方面有相似之处，“故释之寂灭，道之虚无，儒之格致，其旨一也。”（林兆恩，2016:399）这一点在他对历史上三教具体内容的评判上也能够很清晰的看出。“道一教三”从义理上主要通过“立本、入门、极则”三个阶段进行划分。从总体上来说，依据儒、释、道三教的特性，林兆恩以儒教、道教和佛教分别对应立本、入门和极则三个阶段。林兆恩在《三教合一主旨》中说“三教归儒”是：“惟本是立，所以教其始……惟门是入，所以教其中，岂曰惟门是入，以教其中；抑且惟则是极，以教其终。”（林兆恩，2016:16）

他反对儒家仅谈纲常伦理而不及心身性命之学，也反对释老仅谈心身性命而避谈纲常伦理，认为三教中的任何一教虽有偏重，但也兼涉其余两教以使三个层次完整。“故徒知心身性命之要

道，而不知有所谓三纲五常，士农工商，则道非其道矣；或徒知三纲五常之至德，而不知有所谓心身性命，士农工商，则德非其德矣；徒知士农工商之常业，而不知有所谓心身性命，三纲五常，则业非其业矣。”（林兆恩，2016:4）例如就修行方式而言，他认为“伦属道术不可偏废”，因此汉时僧尼开始出家祝发，则是背离纲常的幻妄之举；《三教汇编要略》中也多次提及释迦牟尼娶妻生子的例子，认为释迦不仅重视心身性命的修炼，也能够达到“夫妇父子之伦备矣”的境界，并以此对后世佛流背离纲常伦理提出批评；陈述史实时，林兆恩也常罗列能够证明其“三教一致”的观点，如介绍北宋张伯端时，林兆恩特地列出《悟真篇》中的“道释本无二致……性命兼修，是为最上乘法。”（林兆恩，2016:537）总之，林兆恩借助是通过对历史的评价来表达三教同属一元，并在各个方面（内容、旨趣、方法）等互相贯通的“三教一致”观点的。

### 3.3 对历朝三教弊病批评体现的“非非三教”观念

“非非三教”是林兆恩在《亨函》中体现的重点。林兆恩在《非三教》的开篇便明确提及：“‘非三教’也者，非以非三教也；以非三教之流者非也。”（林兆恩，2016:1407）这里的非非三教，指的是非孔、老、释迦之后、背离原儒、原道、原释的儒释道之流。“三教之流”指执著于宗派言辩、惑乱人心而不传圣人正道的儒、释、道宗派，林兆恩批判它们为“若世之所谓释流者，以断灭为宗，入于幻焉，而非释也；道流则以迂怪为高，入于诞焉，而非道也；儒流则以习威仪、腾口说为事，入于辟焉，而非儒也”。（林兆恩，2016:49）

林兆恩对三教之流之虚伪和背离原旨极为不满，如上文所述，林兆恩认为三教都只是出于“设科教人”的目的而存在，而孔、老、释迦都未特地区分三教，“孔子之教，未尝曰我儒也，而学孔子者，乃始命之曰儒；黄帝老子之教，未尝曰我道也，而学黄帝老子者，乃始命之曰道；释迦之教，未尝曰我释也，而学释迦者，乃始命之曰释。”（林兆恩，2016:27）而后世的学者不断出于自己的目的，曲解三教，不断分化出三教诸流，从而使“儒非儒、道非道、释非释”。林兆恩在评价历史中，强烈地体现出“非非三教”的倾向：评价儒流时，林兆恩多以“热衷于威仪言辞”而不重心性修行来非难儒流，例如对梁高祖置国学一事，林兆恩便以“置国学而无讲授之实，则国学为观容之徒饰；明讲授而无心身之益，则讲授为口耳之赘词。”予以评价；在评价道释之流时，林兆恩则以其不重人伦、无常业等给予批评，他列举大量史实以佐证黄帝老子释迦也未尝背弃人伦，“黄帝四妃二十五子，而老子之子宗，封于段干，考之史氏，较然著明。”（林兆恩，2016:386）“且释迦释氏之宗，娶耶输氏多罗，生子罗睺罗。”（林兆恩，2016:540）概而述之，林兆恩借助史料史实，对儒道释之流背离“道”，追求表面化、形式化，使世人误读三教根本予以猛烈的抨击，传递了恢复三教之本的强烈愿望。

#### IV. 历史叙述和评论在“三教合一”思想形成中起到的作用

《亨函》中的《三教汇编》作为林兆恩历史评价的集合，同时也蕴含着三教观的诸多内容。林兆恩在文本中以时间线索行文，其三教观通过对历史的叙述及评论而得到阐发，特点是随事而议、零散分布。就《亨函》的文本内容而言，大致可以按三种标准分类：一是从行文来说，林兆恩选择的是史论结合、史论交叉，先陈述史实再对其加以评价；二是从对象来说，林兆恩评价的以历代统治者、儒释道著名人物与重大历史事件为主；三是从价值取向来说，林兆恩分为客观陈述史实和证实三教观两个部分，其中证实三教观则主要依托于对历史上儒释道三家的评判。林兆恩在《林子三教正宗统论》中关于历史的叙述和评论，对其三教观成形与强化的作用，大致可以归纳如下两点。

一是在历史叙述和历史评论中表达个人旨趣追求。林兆恩通过《三教汇编要略》对盘古氏起至元顺帝约六千余年的中华历史加以概说和评价这一举动，可以从其时代背景加以理解和诠释。明代官场有以学术切磋增进政治私交之风气，在此影响下，明代士子也颇尚学术交流，普通士人对新兴学术抱有很大的关注，至于莆田，更是有着“士大夫讲学论道之盛，比于宋南渡时”的发展。正如政治有其分野，士大夫讲学论道也往往有各自的流派主张。这种学术风气再加上中国士人的游学传统便产生出民间的区域性的学术分野。“新学”在当时士人的理解中，与科举道路并不冲突，是对士人学术生活的一种必要的补充。而林兆恩想要创立新学，“立教门以教化众生”（刘朴淳，2022），则免不了通过点评中国古代历史以强化自身学术观点，借助历史来证实自身学说的神圣性、真实性，并通过其文本内容中所体现的情感强烈的价值追求，如非非三教是为了“今以余所迷而非，及余所见所闻而非者，俱与诸生言之。庶诸生有所鉴戒，而不复如余昔日之迷，可笑而可痴也。”（林兆恩，2016:1411）进一步阐明其学说之独特与个人鲜明的价值追求，也便是“新学”之“新”，在输出个人旨趣的同时将自身独特的三教观向外传递。

二是在历史叙述和历史评论中融贯三教合一思想。林兆恩《三教历代会编》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创作（卢文辉，2019:51），在此阶段，林兆恩的三教合一思想尚未完全成型，但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至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的四十五年间，林兆恩均勤于著述，每年均有好几种著述行世。如果以上文所述，若林兆恩借助历史所呈现的是一种学术旨趣，那么林兆恩著《三教历代会编》，后由门人汇编为《三教汇编要略》，则是在其思想尚未完全成形时的学术实践。林兆恩虽在历史叙述和历史评论中随事而议，但其“道一教三”、“三教一致”、“非非三教”、“三教合一”、“归儒宗孔”的思想理论之核心却不自觉地交汇于其中，并互相映证，成为其三教观形成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环。这一历史述评部分也成为透视林兆恩个人历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日后三一教信徒借史进入三教合一思想体系提供了基本依据。

## V. 结语

如果将林兆恩作为一名典型的以儒为本位的三教学者，那么他的历史观就具有典型的“堕落式”特征，他身上具有儒教之崇古特点，从其以三皇五帝时期之“道”为儒、释、道三教的本根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在“道一教三”的基本理路中，林兆恩将历史性与逻辑性统一起来，以原初性的道为历史的根源，并以三教为派生性的陨落，使得“三教归儒”成为一种返还本源、归根反朴的思想。同时，由于当时的佛道也具有此特点，因此林兆恩便顺理成章地将这种基本思路也应用在了其他二教身上。“余于是而知释迦之释，即孔子所谓不可使知之道也，能悉群天下万世，而释之乎否邪？老子之道，即孔子所谓不可使知之道也，能悉群天下万世，而道之乎否邪？夫既不能悉群天下万世而释之道之，而释迦老子，而必以释，必以道，必以不可使知之道，以教天下万世，胡为也哉？……然豪杰之士，固不世出，而所谓道释者流，岂其尽皆豪杰之士哉？此余之所以归儒宗孔者，盖实欲以世间法，以与世间人道，庶不叛于孔子之教，易知而易从尔。”（林兆恩，2016:52-53）另外，他认为三教中人堕落为“三教者流”的过程，是一个宇宙论的过程，“太和之气，周流于唐虞宇宙间者，尧舜之春，天地之春也；浩然之气，充塞于万古宇宙间者，仲尼之春，天地之春也。天地春矣，物有不各遂其生者乎？尧舜仲尼春矣，人有不各足其愿者乎？儒门者流，每于道释之徒，而必驱而远之，岂天地之春有遗物，而尧舜仲尼之春有遗人欤？”（林兆恩，2016:608）以宇宙论、历史观和理论逻辑相结合，是其儒教之崇古特点的最大表现。

然而，林兆恩不仅仅是一位传统的儒家学者。前文已经提及，他的思想当中有强烈的“非三教”之特点，此“非三教”不仅仅批判佛、道者流，而且也批判“世之儒者”，“夫（孔子）赞帝尧以则天也，荡荡乎民无能名焉。赞老子也，其犹龙乎？曰吾不知其乘云气而上天。赞释迦也，不治不乱，不言自信，不化自行，荡荡无能名焉。由孔子之言观之，则释迦老子，当不在帝尧之下矣。后之儒者，而曰其为害也，则有甚于杨墨焉者，抑独何欤？”（林兆恩，2016:105）林兆恩不但推崇先秦时期的尧舜禹等三皇五帝，并且认为后世所出的老子、释迦虽为“圣人以神道设教”的结果，但是其水平并不下于三皇五帝。同时，在谈论到唐、宋乃至元明时期的时候，他对于历代的思想家，特别是宋元时期的二程、邵雍、朱子等人持有非常积极的态度。这也是其一反儒教之崇古特点的地方。而且，林兆恩对于三教的经书都有着自身的评价和见解，如其引朱子之言评《周易参同契》，“朱子注《参同契》，以切字而易其名曰邹訢。尝有言曰：‘邵子得于希夷，希夷源流，自《参同契》。《参同契》文章极好，其用字皆根据古书，做得极妙极精致，遂与蔡季通相订正而为之解注。解注之词，尚多阙疑而未详。’”，这实际上是在以朱子之口发挥自身之见解。林兆恩与“世之儒者”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他以其广博的学术视野将三教的观点都纳入其中，用“心身性命之学”加以铺排序列，并没有狭隘地以儒者一家之言否定释、道二教，而是以三教归于一本的思想旨归，来否定当时的“儒释道者流”，这就将纵向的、历史性和逻辑

性统一的“堕落”过程转变为了横向的、以本末而表现出来的对立模式，在其历史观中，不断地透露出突破儒者之狭隘而通向大通的胸怀和气魄。

## 参考文献

- [1]何善蒙 & 王廷婷. 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三一教信仰状况田野调研. 世界宗教研究, 2007(02):87-96.
- [2]何善蒙. 林兆恩“三教合一”的宗教思想浅析. 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04):7-13.
- [3]韩秉芳 & 马西沙. 林兆恩三教合一思想与三一教. 世界宗教研究, 1984(03):64-83.
- [4][明]林兆恩. 林子三教正宗统论.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16.
- [5][明]卢文辉. 林子本行实录.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19.
- [6]林国平. 略论林兆恩的三教合一思想和三一教.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6(02):101-107.
- [7]林国平. 当代民间宗教的复兴与转型——以福建三一教为例. 东南学术, 2011(06):187-198.
- [8]刘晓东. “三教合一”思潮与“三一教”——晚明士人学术社团宗教化转向的社会考察. 东北师大学报, 2002(01):21-27.
- [9]刘朴淳. 林兆恩的性命观研究——对《正义》的考察. 国学, 2022(02):46-51.
- [10]刘朴淳 & 李馨. 三一教研究回顾(1985-2022)——基于 CNKI 数据库的知识图谱分析. 社会科学前沿, 2022(07):2791-2799.
- [11]马西沙. 宝卷与道教. 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3(01):88-94.
- [12]马西沙. 林兆恩的三教合一思想. 世界宗教研究, 1996(02):25-28.
- [13]唐大潮. 论明清之际“三教合一”思想的社会潮流. 宗教学研究, 1996(02):31-39+97.
- [14]唐哲嘉. 21世纪以来林兆恩研究综述. 闽台文化研究, 2021(01):84-90.
- [15]严耀中. 论“三教”到“三教合一”. 历史教学, 2002(11):5-10.

## The Thought of “Three Religions in One” Reflected by Lin Zhaoen’s View of History

Puchun Liu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Yibo Wang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As a folk sect developed by a group of scholars, the “Three-in-One” differs from other sects such

as the Luozu Religion and the Vacuum Religion, whose main doctrines are based on Buddhism and Taoism, with a distinctive “Confucianism-based” character. The most striking part of the theory of its founder, Lin Zhaoen, is that he uses Confucianism to unify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and divides the three religions into an order of establishment, initiation, and extreme rule. What is striking is that Lin Zhaoen has used his historical commentary to expound on the “three religions in one”. Th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embodied in his commentary reflects his unique theory of “three religions in Confucianism”, and to a certain extent, he has broken through the traditional Confucianism of reverence for the past, laying a firm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is sect.

**Key words:** “Three-in-One”; Lin Zhaoen; Three Religions in One; Historical perspective